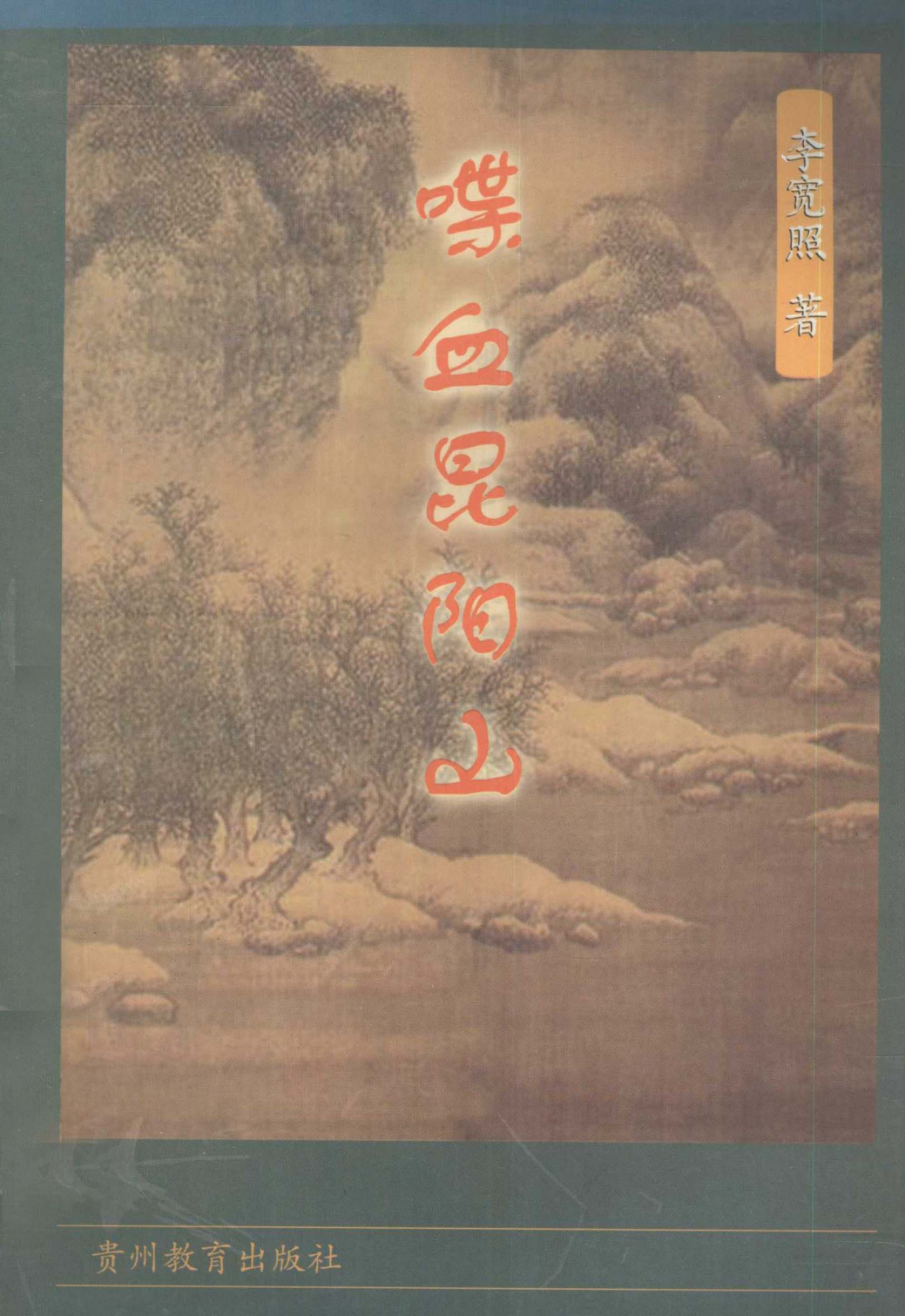




李宽照
著

喋血昆阳山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喋血昆阳山/李宽照著.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0. 4

ISBN 7-80650-105-3

I. 喋…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历史小说
—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6098 号

喋血昆阳山

李宽照 著

* * *

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阳宝莲彩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875印张 240千字

印数: 1—800册

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

* * *

ISBN 7-80650-105-3/I·12 定价: 1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白云大道156号 电话:4843909 邮编:550008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闯府衙 觅路进身 封米行 拔钉创敌	(5)
第二章 林巡抚回马守昆阳山 申壮士飞身擒拿刺客	(21)
第三章 痛揭渠魁 迷羊回首 骤闻恋曲 少女惊心	(36)
第四章 惩叛军 百姓显神威 识阿勇 巡抚施妙策	(52)
第五章 施毒着 欲降巡抚 筹奸计 谋夺省城	(72)
第六章 渠帅围昆阳山夺全省 巡抚击叛军提防小人	(88)
第七章 叛军俯射 昆阳山百姓哀声动地 官兵奇袭 东关外厢楼烈焰冲天	(109)
第八章 循令督军 夺地数千里 按图索骥 缴粮百万斤	(128)
第九章 渠魁攻城 千方百计求高 巡抚破敌 一次再次用火	(156)
第十章 搬救兵 沈长青断腿被困 行败着 方莽彪设计骗人	(179)

第十一章	宣慰争王 叛军初露败象 总兵挂帅 援军再挫强徒·····	(197)
第十二章	入虎穴 孤胆英雄巧探库 闯敌巢 三路官兵硬劫粮·····	(217)
第十三章	兵单粮缺 击叛军不遗余力 齿利智睿 促新抚再发援军·····	(245)
第十四章	为破叛军 知府自杀饷军 守土功臣 个个无封散去·····	(277)

楔 子

天朝壬戌年，正月十四日晚间。

天空云遮雾锁，大地春寒料峭。

三更时分，山南州城已是万籁俱寂，灯火阑珊。

在州城中街，一座宅院的后园，两扇条格窗户悄无声息地缓缓推开，一个黑影从窗里“嗖”地掠了出来。

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他左挎鬼头大刀，右挂百宝革囊，身着黑色劲装，脸戴黑色面罩。包裹得十分严密的面罩的洞孔中目光灼灼逼人。

他身形一落地，便小心翼翼地掩上窗户，直奔后园墙角，轻轻一跃，攀住墙砖，引身探头，朝右侧的王府后门打量片刻，见无异状，才迅捷越过围墙，几个箭步跨过墙外空地，闪身钻进后山的丛林。

此后山叫狮子山。那汉子藉著丛林的遮掩，迅速朝山上攀登十数丈，便循着山径，折而向右。方才来到王府后园的正对面，猝然听到一阵脚步声，赶忙拨开茂密的枝叶一看，见是一队士兵巡逻过来，带哨的校尉向后门的两名哨兵垂询数语，又叮嘱两句，便继续往前院去了。那汉子这才回过身来，继续朝东门城墙奔去。

此刻，在州城南关郊外，轻波荡漾的龙水岸边，一家农户的院坝里，也射出了一条黑影。这条黑影在田间小道上倏起倏落，星丸跳跃般飞奔着，瞬息之间便来到了城东观音阁下的山根，在数棵高矮参差的石笋跟前煞住了身形。

这是个中等身材，相貌英俊的年轻人，他身着黑色密扣劲装，背插松纹古定宝剑，看去愈加显得精神旺健，光采照人。这人虽然年轻，浓眉下那对明亮的眼睛，却显得异常聪慧机敏，行事也颇为老练谨慎。他方才在石笋跟前停下，目光四下一扫，接着便掠向山腰那棵苍松，背靠树干，居高临下地朝石笋周围仔细搜索一遍，确信四下无人，这才旋回石笋。

他两脚才着地，倏见东门城下黑影一闪，立刻一矮身形，机敏地隐匿在石笋后面，密切地注视着黑影的动向。那黑影风驰电掣地朝这边奔来了，他仍然不动声色，直到他那魁梧的身材，特制的面罩，稔熟的姿态出现，认出了来人，方才从石笋后露出身形，轻声招呼道：

“在这里！”

“你等了好久吧？”那汉子没有除去面罩，看不到他面部的神情，但从面罩洞孔露出的那对略略眯缝的眼睛不难看出，他正含着笑意，朝数棵石笋之间这片一室大小的空地，徐徐走了进来。

“不，我也刚到片刻。”

这是个比较隐秘的所在，背风，背人。二人对此地已经稔熟，便各背倚石笋，席地坐了下来，那汉子嘉许地看着年轻人，开门见山地道：

“你前番的判断委实正确，他不日确要称王。前晌，他支使方宏伟、马非等人劝言，决定利用明日元宵节，为他举行加冕大典。”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狂徒怀此野心久矣！”年轻人乍闻此言，却并不惊异，只这般冷淡地道。稍停，他问蒙面汉子：

“他打算称个什么王？”

“古胡大王。”

“哼哼！”年轻人不屑地冷笑一声，道：“这狂徒倒委实有些谋略。前些日子，我还以为他要仿效密安香，也来个一步登天，一下就建立大古胡国，僭号称帝哩！”他略略思索片刻，接着道：“看来，

在阴险狡诈方面，他较密安香还要略胜一筹呵！”

蒙面汉子微微点头，道：“那倒是的。”稍停，复又补充道：“不过，以其笼络人心的惯用手段来看，他并不致像密安香那般建朝制，封王侯，然对手下帮凶，他还是要为之加官进爵的。近些日子，他对将士的操练督促甚严，年关都没让士兵喘息一下。”

年轻人目光蓦然一亮，沉思道：“以此看来，离他举事的时间已经不远了。这狂徒委实不可小视，他不仅颇有谋略，还极善捕捉时机。”

“捕捉时机？”蒙面汉子显得困惑不解。

“师兄有所不知，如今朝廷正忙于抗击辽兵，无力西顾。西南又正忙于援蜀，他于此时发兵举事，正是欲乘金云、宝贵孤立无援之机，一举夺下两省哩！”年轻人越说越坐不下去，他虎地跳起来，断然说道：“眼下，形势已经十分危急，我等必须立即行动了。以愚弟看来，他既然已将伯父伯母扣作人质，逼你为他所用。你不妨将计就计，趁机蛰伏在他营中，时刻掌握叛军军情。昆阳山方面就由我去对付吧！”

蒙面汉子未置可否，他沉思良久，才微微叹息一声，道：

“照目前情势，你我确乎应当分头行事。一旦分开，我这里好说，万一出现危难，身边尚有几位心意相通之人，可以相互帮衬。我担心的是你，你独自一人前去昆阳山，人单势孤，又是一介布衣，既无权势，又无地位，要去完成这等大业，委实过于艰难！”

年轻人故意打个哈哈，强笑着道：“瞧你说的，我又不是独自一人前去，我身边还有阿鹊哩！”

蒙面人道：“阿鹊才是个十五岁的孩子，他懂得什么？！”

年轻人微微含笑，频频摇头，强调道：“喏，你可别看阿鹊年幼，他可是个敢作敢为，颇有主见的小大人。再说，在昆阳山可不比在山南，此间，在那狂徒的淫威胁迫之下，敢像我等这般明目张胆反对他的，人数委实不多。在昆阳山就不同了，只要提到他方莽彪，

乡民无不切齿，有了这等民心，事情自然好办得多。”年轻人略略停顿片刻，随即话锋一转，接着道：“呃，前次你说，那狂徒在昆阳山设了个细作窝点，可曾查到些眉目？”

“我已查到一处，地点在布政司斜对面，打的营生招牌是米行，老板是方小牛。据传，还有另一窝点，该窝点的事务，全由方莽彪亲自主持。它到底是甚么所在？都派驻了一些甚等人物？对外以何种职业掩护？与方莽彪如何联络等情，就再也无人得知了。”

“够狡诈！”年轻人顺口说了一句，一撑石笋站起身来道：“我明日就起程了！”

蒙面汉子有些念念不舍，挽留道：“过了元宵节再走吧，据说今年做的灯架甚多，焰火通宵施放不完，你我都多年未见了！”

年轻人犹豫片刻，毅然道：“留待来年吧！阿鹊暂留此间，以便保持联络。家母住地虽甚隐秘，然人地均甚陌生，有劳师兄照料一下。”

蒙面汉子道：“婶娘与弟妹我自会照料，你尽可放心。我心忧的是阿鹊，昆阳山那大地方，阿鹊从未出过远门，更未见过世面，他独自前来，能寻到你么？”

“这事容易。”年轻人解释道：“昆阳山城北有座城隍庙，地势僻静，却容易寻觅，我在庙前作下暗号，阿鹊一来便能寻到。”

蒙面汉子仍不放心，随又叮嘱道：“你可得将暗号的作法，作暗号的地点，都让阿鹊牢牢记下才好！”

“放心吧，那孩子机灵着哩！”

二人依依不舍地相互道别，才离开那片石笋，各循归途，飞奔而去。

第一章 闯府衙 觅路进身 封米行 拔钉创敌

在阿江铺出来的驿道上，一乘快马在风尘仆仆地迅捷奔驰。

方才申牌时分，天色便已暗了下来，耳边更觉寒风料峭，马上青年心里着急，立刻扬鞭催马。这一催不打紧，那骏马愈加跑得风驰电掣一般，从阿江铺到头桥整整十里路程，不过盏茶功夫便过去了。

骑手名叫申飞云，是个中等身材、相貌英俊的青年，他身穿大袖短衣，下着蓝布短裙，头缠青布包帕，背插松纹宝剑，看去十分剽悍英勇。

他策马来到昆阳山北关，见长街人户稠密，行人济济，立刻勒住马缰，缓下步来，一边欣赏繁华市景，一边打量民众动向，见家家檐前高挂红灯，户户门上贴着春联，主人忙于商贸，童稚聚众嬉戏，人人面带笑容，一派节日气氛，丝毫不见惊惧惶恐神色，申飞云不由蹙了蹙眉头，便径直穿街而过，来到昆阳山北门，在威远桥旁的平安客栈落了店。

这日适逢元宵佳节，客栈旅客寥寥，小二侍奉十分周到。申飞云安顿了行囊，方才梳洗完毕，小二已给他备下了丰盛的酒菜。

其时，昆阳山城中已是万家灯火，飞云还在用饭，夜空中已不时响起了鞭炮声，锣鼓声，远近交和，俄顷，各街各巷的龙灯、狮灯、高跷、旱船，便纷纷出动了。

飞云伫立客栈门前观赏一阵，见北街和北关的三条龙灯结成

一串长长的灯龙蜿蜒行来，龙头方才走到客栈门口，蓦见一个身着绸缎棉袍的中年汉子疾步赶上前来，将左手擎着的斗大宫灯往上一挑，朝耍龙的众脚子高声吩咐道：

“赶快换齐油鞭儿，先去军门府拜年！”

龙脚子们听了，立刻将龙灯放下地来，掀起串连各灯的麻衣，查看龙灯内铁夹上燃着的油鞭，那些燃剩不多的便立刻大声呼叫起来：

“油鞭儿！油鞭儿！”

两个左腋下斜挂着细丝背夹的汉子，立刻从人丛中挤上前来，一边高声答应，一边从背夹里抓出大把油鞭，给呼叫的龙脚子依次送去。

这番骚动也深深触动了伫立客栈门前的青年申飞云，他方才双十年华，依然怀着童稚心性，多年来一直在深山学艺，何曾见过如此众多的龙灯、狮灯，见过这等万头攒动潮涌而前的盛大场景，自然很想跟去瞧瞧热闹，一开眼界。

同时，他还有另一意图，他知道，军门，乃当时对巡抚或总督的称呼，众人适才所说之军门府，显然是宝贵巡抚的署衙。他初来乍到，对这个一省之长办理公务的衙门，到底在昆阳山城甚么所在都还一无所知，委实有必要趁此机会前去见识一番。

于是，他便尾随在龙灯侧后，徐徐走过威远桥，经过宝贵宣慰司，拐向左面横街，行至总兵府时，街道两厢人群便已接踵摩肩，举步十分艰难了。其时，街中尚未堵塞，龙灯队伍疾速通过。三条龙灯过去，他才蓦然发现，后面还紧紧跟着一条小龙。

飞云好新奇。前去三条龙灯，从龙头至龙尾，两条是十一棟，一条是九棟；可这小龙，从龙头至龙尾，总共才五棟。前去龙灯的龙脚子，个个高大精壮；可这小龙，龙脚子才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前去龙灯的龙头长约四尺，可这小龙头，长仅二尺许。

飞云见它虽甚小巧，却也最活泼，那小龙头还不时调过头来咬

啃龙身，似是搔痒。那耍龙尾的孩子，却将龙把子夹在胯下，两手不断搓着，让龙尾顽皮地摆去摆来。

这条活泼的“娃儿龙”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一伙大人不知是为了考察他们的能耐，还是为了逗乐，七八人纠合在一起，待前条龙灯的龙尾走过，他们便向街中横插过去，拦断了前进道路。

那耍宝的孩子年纪最小，身材最矮，也最机灵，他见街边一伙大人冲来拦道，便领着娃儿龙朝来人身后空处便钻，眼看就要钻出，却被后一排大人移步前来堵住。耍宝那孩子忙又带领龙灯往前面的空档冲去，谁料左侧街边一群看热闹的大人，竟不请自来地帮着拦断了大街。耍宝那孩子见这帮大人蓄意与之为难，又见前面龙灯去远，娃儿龙已追赶不及，心里别提有多着急。可他早从大人处得知，自己承头挂钱玩龙，是为了庆贺新年，寻乐子，闯世面，即便有人蓄意为难，那也是为了寻乐，玩龙的人是不能嘲讽谩骂的，那样不仅会引起斗殴，还是无能的表现。

于是，他立即退到大街当中，擎起红布元宝抖了几抖，元宝下的铁片连连响了几声，娃儿龙便依次退到元宝后面，安静地排列起来。

耍宝那孩子随又将已被冲散的锣鼓手和执事灯聚到跟前，方才按照玩龙的规矩，向拦路的众叔伯“拿言语”。

只听耍宝孩子亮开童嗓高声吟诵道：

“锣声声来鼓声声，（锣鼓：咣—咣。）

拦路叔伯仔细听，（锣鼓：咣—咣。）

请为小龙让条道，（锣鼓：咣—咣。）

好随老龙朝军门。（锣鼓：咣咣咚齐咣。）

拦路众人事前并无准备，猝听耍宝孩子说开四言八句，一时不知如何应付，相互推诿片刻，一位青衣小帽的中年汉子方才站了出来，向众人耳语两句，方才放声吟诵道：

“锣沉沉来鼓沉沉，（众人齐声：咣—咣）

耍宝小哥听分明，（众人齐声：咣一咣）

人道童言多吉利，（众人齐声：咣一咣）

愿听两句祝贺声。（众人笑声：咣咣咚齐咣。）

耍宝孩子也不由笑出声来，举起小手朝锣鼓手一挥，便又亮开童音，高声吟诵道：

“龙行东方转北方，（锣鼓）

叔伯阻道不应当，（锣鼓）

你把大路让开了，（锣鼓）

财源滚滚达三江。”（锣鼓）

那青衣小帽的中年汉子一时无言可对，连忙白口接道：“再来一则！”

那耍宝孩子不仅为人机敏，颇有文才，还颇有胸怀，他见中年汉子白口接话，也不与之为难，便接口道：

“小龙驾雾又腾云，（锣鼓）

叔伯赶快开天门，（锣鼓）

放我小龙朝天去，（锣鼓）

早生贵子跳龙门！”（哗……）

锣鼓阵阵，欢笑声声，在一遍夸赞声中，众人迅速让开道路，让耍宝孩子领着“娃儿龙”向前跑去，被阻滞在后的狮灯、车灯、旱船、高跷、鹌蚌灯等方才得以通行。

再往东，是横街与贵水街交汇的路口。四面龙灯均来军门朝贺，看热闹的人更是摩肩接踵，欲要上前惟有一步一步的移，飞云拨开人群挤了许久，好容易才来到路口，远远看到数十条龙灯在高大的署衙门前汇成了灯的海洋，在一遍红光的强烈照耀下，署衙门匾上那道劲的“军门府”三个金字，越发闪亮耀眼。

突然，前面的人潮往后一倒，飞云便随着趑趄趑趑的人群连连后退。几个幼童被踩哭了，家长赶忙将他们托骑到颈脖上。这些幼童稚弱的背影，立刻便遮断了后面人群的视线，连各街龙灯会首

在府前如何讨赏都看不到了。

所幸功夫不大，簇聚在军门府前的数十条龙灯便相继四散，飞云便又任由熙熙攘攘的人群挤拥着回到北门，径直穿过长街，经过高耸的樵楼，流水潺潺的通城河，拥到了昆阳山府衙。不料，飞云所在那一片又被挤到河畔低洼之处，除了前面人群的项背，任甚也看不到，只听到人群哄传：“是知府，知府秦大人出来啦！”“秦大人亲自出来接见会首哩！”……

飞云看不到这情景，心里暗暗发急，便按着前面那人双肩，轻轻往上一跃，平地升高两尺，这才看到了府衙门前，身穿四品绣雁辅服的秦大人，虽只瞬息之间，秦大人那和蔼可亲的容颜，却给飞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龙灯离开昆阳山府衙，过了通城河，走在前面开路的数排执事灯便停下脚步，回过身来高声询问会首：

“是去布政司么？”

会首适才与人口角，此刻犹滞留在后，听领路众人询问，便不快地道：

“去布政司、按察司则甚？藩台、臬台均入觐呀！”身边那人不知其意便悄声询问飞云。飞云轻声回道：

“会首是说，布政司藩台大人、按察司臬台夫人都赴京朝见皇上去了。”

“噤！约得这样齐？！”那人讶异地道：“我们新贵县的大老爷也朝见去了。此去京城数千里，独自上路太寂寞，诸位大人是相约作伴吧？”

飞云见他说得有趣，不由嘻嘻地笑起来，分解道：“兄台，这并非大人们相约，是朝廷律定，外官三年一次朝觐，是朝廷要考核他们哩！要考核他们这三年是好是坏，有功有过，好的就升官，差的就降职，皇上赐宴也不得吃，还得站在门口看着哩！”

“这真像我教孩儿，适才摆年饭，他打烂了碗，气得我罚他站在

门外不许吃饭，馋得他直咽唾沫。”

那人吃吃地笑了两声，一本正经地问飞云道：“老弟，这千山万水的，朝廷能查得准么？人常说，‘家中有金银，隔壁有戥称。’倘若真要考核我们大老爷，只消问问昆阳山府秦大人，问问新贵县的吏员，问问我们南街、贵水街的百姓，准能核得八九不离十，何须让这多人远离署衙，长途跋涉？”

飞云道：“兄台所论甚是，这入觐之法，委实延时误事，徒劳无益。还助长了行贿受贿，勒索敲诈……”

他话音未落，蓦闻会首恶声咆哮道：“你耳聋了么？我已说了数次，藩台臬台均已入觐，布政司、按察司都不去了！真是！”须臾，似觉不应对领路执事恶言相向，便又缓和语调道：“二司主事无人，去也没甚甜头哟！”

领路执事知会首心中不快，便忍了口气，继续问道：“那就循着通城河前去都司府吧？”

“都指挥使沈长青至今还驻扎巴山兴庆府，你去都司找谁讨赏钱？”会首略一沉吟，高声道：“我说，还是去朝贺范大同范大人吧！”

“对对对，去朝贺范大人，人家虽是巴山参政，一告老还乡，见宝贵拖欠士兵薪俸就拿银千两助饷；节前见北城雉堞倒塌，又自动雇工整修，似这般急公好义之人不去朝贺还能贺谁去！”

要龙头的龙脚子道：“听范府袁管家说，范府今夜要烧几十两纹银的花哩！”

他身后数位龙脚子立刻异口同声地道：“烧哪种花？是筒花还是铁水花？”

“自然是筒花啦，铁水花有哪样烧头！”

一言未毕，会首儿子已气急败坏地跑来喊道：“爹！你等还不快去，范老爷家已经开始烧花啦！”众龙脚子听了，也不待会首吩咐，立刻用两腿夹住龙把，腾出手来飞快地解开内外衣扣，有的惟恐临了匆忙，索兴将衣服脱来披在身上，有的头发从红布包帕中滑

露出来，忙又扯下重新扎紧。最引人注目的是玩娃儿龙的几个孩子，一听即将烧花，首先忙的竟是解下腰带，他等显然深得老手指点，一个个都认真将缠腰红布理伸，将裤腰紧紧罩住，束得结结实实。

此道中人皆知，那花虽碧绿火红，喷到头上身上一抖即落，并不疼痛；只是万一火花落进裤腰缝隙，那就抖也抖不掉，拍也拍不落，粘着皮肉烧，每年因玩龙而被烧起水泡烧伤肌肤的，委实不乏其人。每年因经受不住火花烧灼，丢掉龙把子跑出场来，因而貽笑大方的，也大有人在。

会首从前面巡视过来，见娃儿龙的孩子都已准备停当，将狮灯、高跷、旱船等等撇在一旁，大喊一声“锣鼓跟上”，便领着四条龙灯朝范府飞奔。尾随龙灯看热闹的人群，自然更乐意看龙灯烧花，便跟随在后蜂拥而去。

飞云适才听了众人议论，便又引发忧思，心情甚为沉重，观赏群龙烧花的心思也不翼而飞，便瞅空挤出人流，避让到北门街边。

飞云初到昆阳山，对省城情况全然不知，听了会首与众人的答对，方知省里一抚三司四座首脑署衙，已几乎无人主事。难怪偌大一座省城，竟然武备不兴；城中十万多民众，对敌情竟然毫无警觉；对即将临头的大祸竟然毫无防范，倘若任其下去，方莽彪不日起兵来取省城，岂不唾手可得？一城生灵岂不尽遭涂炭么？！

飞云越想越忧心，便快快踱回平安客栈。客栈小二百无聊赖，正独坐炉边取暖，蓦见飞云外出归来，忙邀他过去烤火，随又倒给一杯热茶，问他为甚不多玩玩，随又问他为甚闷闷不乐？

飞云猛一转念，便有意问他道：

“小二哥，我今晨自山南来，数日前曾听人说，山南方莽彪，不日即将统领大军来取昆阳山，此间军民怎的全无知觉，犹在过太平年呢？”

店小二若无其事地啐了一口，不屑地道：

“烂泥鳅掀不起大浪，小小一个山南方莽彪，怕他怎的，一切全有巡抚林大人哩！天朝己未年，丰盛、高行、光明三个卫的山民作乱，他们人数众多，十分猖獗，可是，林大人才一出兵，转眼就被讨平了。去年中秋，又听住店客人说，巴山永宁密安香造反，兵陷宁兴，反攻湖州，不久又占了兴庆，硬是不可一世。只是命不久长，不过一月光景，我们林大人就发兵援巴山，听说才打了数仗，便赶走了叛兵，帮巴山收复了兴庆府，随又收复了诸县县城。客官毋须忧心，山南叛军妄想来取昆阳山，只要林大人在，管教他肉包子打狗——有来无回！”

“可是，我适才听说，林大人去年十月，就已获准致仕还乡，只等新任巡抚一到，办了交接手续就走哩！”

“当真？！”店小二大睁双眼，满脸疑惑地看着飞云。见飞云深深颌首，才喟然叹息道：“唉！这等好官，即便打着灯笼也难找，正该让他多办国事的呀，怎能就让他去职还乡！”他调过脸来看着飞云道：“客官不是本地人，只怕还不知道，林大人给我们宝贵百姓，可是造福不浅哩！别说商贸繁华、百业兴盛了，单说这粮食吧，我们宝贵山多田少，土地贫瘠，所产粮食，不够自吃。往昔，均靠巴山湖广客商长途贩运前来供给，粮价高得惊人。林大人查知此事，就，嗯，呃……对了，就立即……惩贪污，抑膏粱……轻赋税，重农桑。我们宝贵就开始年年丰收了。像这等好官……唉，竟然让这等好官还乡……”

小二愤愤不平，飞云心事重重，都没心情说话，便各自回房去了。

这一日，飞云赶了将近二百里路程，一路鞍马劳顿，饭后又尾随龙灯，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拥挤了一个多时辰，人已疲惫不堪。谁知躺在床上，阖着眼睑，却久久不能入睡。

起初，他想到巡抚林森即将卸职离去，藩台臬台又均入觐，总兵胡安贵又驻镇里仁，目前形势如此危急，省里几个署衙却形同虚

设，他心里十分绝望，更十分焦急。

俄顷，他脑际倏地闪现出昆阳山知府秦思齐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面庞，紧缩的心胸便渐渐舒展开来。不是么，昆阳山虽是一座拥有十万多户口的省城，较之江南湖广等人烟稠密地区，也就一座府城罢了，既然还有知府秦思齐在，只要万众一心，将士用命，昆阳山就仍然可保无虞。

令人揪心的是，战火迫在眉睫，城中官民仍然浑不自知，毫无防范。为今之计，惟有尽早使之见到敌情，从速振军备战，届时方能从容应敌，不致惊慌失措，顾此失彼。

飞云有见于此，顿时计上心头，焦急的情绪随即松弛下来，这才朦胧睡去。

翌日吃罢早饭，飞云向小二打听了前往布政司的路径，便径直朝十字街走去。

行至威远桥时，飞云放缓步伐，手扶石栏，朝潺潺流淌的通城河水探望片刻，又才继续前行。途经宣慰司，倏闻身后二人，口操俚语，喋喋不休地争辩着。他回头一看，见是两个青年，他这才然警觉，昆阳山城中本住着许多族部的山民，而在街头巷尾却甚少看到，原来多已改装。自己犹穿着全套族装，难怪一路上这般惹眼。于是，临近十字街时，他便趑进一家堂皇的成衣店，选购了一套一般居民穿的青衣小帽，又买了一顶文人师爷们喜好的冠戴，一件青布长袍和一件蓝布棉袍。

非是飞云酷好穿戴，昨宵与众人随喜，他便已敏锐察觉，昆阳山民风，甚重整洁，士重衣冠，不耻恶衣，他这才买了两套衣装，用青布长袍包裹着夹在腋下，向右拐往西门，来到布政司。见偌大署衙，竟然清风雅静，不见人影，这固然是新年、寒天之故，与藩台入覲，无人主事似乎更加有关。

飞云缓步走过道德桥，便见对街有间高大宽敞的店铺，店前伫立着十数匹驮马，两个店伙正从驮马背上，一麻袋一麻袋地卸着粮